

阿加莎 消失的 十天

ON THE BLUE TRAIN

【澳】
克里斯特尔·索尼尔
著
王虹 译
漓江出版社



澳大利亚最佳青年小说家之一

克里斯特尔·索尼尔畅销小说

揭秘推理小说女王阿加莎·克里斯蒂人生谜案

阿加莎 消失的十一天

[澳] 克里斯特尔·索尼尔 著

王 虹 译

漓江出版社

ON THE BLUE TRAIN

by Kristel Thornell

Copyright © Kristel Thornell 2016

First published in 2016 by Allen & Unwin Pty Ltd, Sydney, Australia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len & Unwin Pty Ltd, Sydney, Australia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9 by Lijiang Publishing Limited

ALL RIGHTS RESERVED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:20-2017-127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阿加莎消失的十一天/(澳)克里斯特尔·索尼尔著;王虹译. —桂林:漓江出版社, 2019.6

书名原文: On the Blue Train

ISBN 978-7-5407-8587-1

I. ①阿… II. ①克… ②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澳大利亚—现代 IV. ①I6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003475号

阿加莎消失的十一天(Ajiasha Xiaoshi de Shiyi Tian)

作者:(澳)克里斯特尔·索尼尔 译者:王虹

出版人:刘迪才

出品人:吴晓妮

策划编辑:叶子

责任编辑:韩亚平 张玉琴

装帧设计:何萌

责任营销:李京璟

责任监印:陈娅妮

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社址: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政编码:541002

网址: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
发行电话:010-85893190 0773-2583322

传真:010-85890870-814 0773-2582200

邮购热线:0773-2583322

电子信箱:ljcs@163.com

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(山东省德州市经济开发区晶华大道2306号 电话:0534-2671218)

开本:880mm×1230mm 1/32

印张:9 字数:200千字

版次:2019年6月第1版

印次:2019年6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45.00元

漓江版图书: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:如有印装问题,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第二天

1926年12月4日

冬天灰蒙蒙的天色里，哈罗德百货商店就像灰色海面上的泰坦尼克号。唯一的选择是上船去，只是，她迈不开脚，甚至想不起来需要买什么。刚刚过去的那几个小时挺简单，这会儿，她又觉得空虚麻木，四肢迟钝，周围似乎隔着羊毛，模模糊糊的。一位穿呢大衣的男士扶住敞开的门。他留意到她的鞋子沾了泥吗？

一名女子与阿加莎擦身而过，那么的从容文雅。她身材苗条，一头黑发，一袭剪裁极佳的紫红色连衣裙，鲜艳夺目。

她身边一位年轻的花花公子慢吞吞地说：“特蕾莎，亲爱的，半小时之后见。”显然，他不是这女子的丈夫。

特蕾莎已经不年轻了,阿加莎想,不过她没有因此而自暴自弃。只见她与男子轻轻吻别,然后朝敞开的门走去。她太有吸引力了,阿加莎跟着她进了商店,松了一口气。她继续尾随特蕾莎,在让人爱不释手的商品中闲逛着。特蕾莎停下来,阿加莎也停住脚步,过了一会儿,她甚至模仿特蕾莎的姿态,举手投足间她是那么镇定自若,无忧无虑。她们轻抚一双双羔羊皮手套,微仰下巴,目光掠过一顶又一顶帽子,两人之间的距离渐渐缩短。

直到最后——手上拿着相同的白底银花丝绸披巾——两人四目相接。没有微笑,坦率的对视之后,她们便各自转过脸去。

继续尾随特蕾莎显然是不合适的,阿加莎把在军需品商店买来的东西放在地上,翻着手提包里的东西,好像在找购物单。碰巧,她找到一枚戒指,上面的镶嵌松动了,而她老早就想把它弄好了。来哈罗德百货肯定不是为了修戒指吧?不是什么要紧事,不过,把东西修好,感觉总是对的。等阿加莎抬起眼的时候,特蕾莎已经带着她紫红色的魅力,不见了。

也不能说特蕾莎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阿加莎拿起购物袋,像个贵族似的挺直腰板,朝珠宝部走去,步履依然轻松流畅。她找到了另外那个女人的痕迹。

直到维修珠宝的师傅检查戒指的时候,阿加莎心里才踌躇起来。他看得那么仔细,轻轻地触碰着戒指,人情味儿十足,让她有一种想哭的感觉。她是安然无恙的。这样说出来,也许就真的安然无恙了。

师傅让她放心,维修很简单。“修好了就跟新的一样。”他保证说。

她咽了一下口水。“好,太好了。”很久没说话,嗓音有点生硬。

“给您送到哪儿呢，小姐？”

他一定是留意过她的无名指，这可是他这行所关注的地方。阿加莎正好跟她的结婚戒指暂时分手了。

“哪儿？”

“是啊，小姐，地址是什么？”

她犹豫了。她一心想去约克郡，她和丈夫曾经想过到那儿去度假，不过这是过去的事了。“寄去哈罗盖特吧。”她想起以前看过的一个广告，“哈罗盖特水疗宾馆。”

“好的，小姐。您的尊姓大名？”

身后有人喊了一声：“好极了！”

“特蕾莎，”她语气坚定地说，“特蕾莎……尼尔。太太。”他会觉得奇怪，因为她无名指上空无一物。

过了不久，她来到国王十字火车站，像个间谍，又像表演障眼法的魔术师，秘密潜行。这样，一切都会轻松流畅，像换了个人似的。

2



第二天

晚上

出租车前灯的灯光里，终于出现了那座石头建筑，这时已经将近七点钟了。哈罗盖特水疗宾馆有点贵族气派，藏在略显凌乱的常青藤后面，低调舒适。一路上，出租车司机说来说去，就是将来几天不可能下雪，而她在这长长的旅途中，对天气不感兴趣。她的行李出奇地少，不用别人帮忙就下车了。站在宾馆入口，她特别口渴。这地方行吗？

进了宾馆，只见壁炉里点着火，让人有宾至如归之感，椅子诱人入座，还有一座漂亮的落地钟。从大厅的环境看，这里极有可能让她心情缓和下来。不过，这就像茶叶一样，需要时间去浸泡舒展。

“晚上好，太太。”一名说不出多大年纪的女子迎上来。她长得有些粗壮，不过妆容整洁，保养得还不错，棕红色的头发编成精致的发辫，脸上没什么表情。

她定了定神，做了自我介绍，表示了住店的愿望。

“尼尔太太，您打算在这儿住多久呢？”

这个问题本来应该用她过去熟悉的话说出来。“还说不准。”她最终说，“看情况吧。我在等朋友的消息。”

“没问题，尼尔太太。您的行李……？”

“就这一件。是这样的，我刚到。从……开普敦来的。其他行李会送过来的。”

她认真地在住客登记上签了名：特蕾莎·尼尔。波纹般的签名，轻巧流畅。

这时，棕红发女子表明了自己的身份，原来她就是老板。她颇具职业素养，既不闲聊，也不刨根问底。特蕾莎对此心存感激。女服务员陪她上了电梯，房间在二楼。

这个房间，还有里面结实耐用、风格明快的摆设应该很适合她。她会很放松的，不是吗？服务员点燃了壁炉，去张罗茶水了。

窗户对着出租车刚才开进来的路，路边是整洁的石砌房屋。北方。她在惊诧中一直有些麻木，这会儿，却微微有点冒险的战栗。她脱下身上那件自己都差点认不得的外套，是那天上午——真的就是那天上午吗？——在伦敦的军需品商店买的，还买了一个小行李箱，一件睡袍和一个热水袋。女服务员进来，又走了。

享受孤独，喝杯茶！啊，太好了。壁炉里的火开始带来暖意。她只有现在穿着的这身衣服，无法更衣，挺烦人的。不过，她还是决定下去吃晚餐，出门旅行的人都会这样做的。通常，她对食物的记

忆,就像对会话的记忆一样准确,可现在要想起上一顿饭吃的是
什么,却颇费脑筋。在国王十字车站吃的?鸡蛋水芹三明治吗?她的
目光避开梳妆台上的镜子,估计自己一定倦容满面,惨不忍睹。给
丈夫的信,还是推迟到晚餐之后再写吧。

躺进浴缸的热水里,身体放松下来后,她感到腰背一阵刺痛,不
知是右肩还是脖子的侧面疼得厉害。疼痛开始减轻,眼前又浮现出
在火车上看到的景色。渐渐逼近的夜色里,冬天的田野上飘浮着一
缕缕淡紫色的树,细长细长的,模模糊糊的树篱,宛如暗暗的薄雾。



餐厅宽敞雅致,从她的小餐桌看过去,这么晚还在用餐的,只有
一对老夫妇和一名男子。老夫妇神采奕奕,并不显老。男子虽然坐
在他们对面,却保持一定的距离,黑棕色的头发掺杂几丝白发,深深
的眼窝,脸瘦瘦的,但并不憔悴。

这名男子大概比她,也就是特蕾莎,年长一两岁,正在漫不经心
地对付着似乎无比巨大的一块布丁,他同时也在看报纸,算是保持
置身事外的策略吧,神态专注,但不显得刻板。他抬起眼,朝特蕾莎
微微点头,那么沉着,如果不是有转瞬即逝的微笑加以佐证,她会怀
疑自己看错了。处于休眠状态的饥饿感被唤醒,她津津有味地吃了
一个兔肉馅饼,两份面包配黄油,那黄油真是绝了。美味的乡村食
品,上乘的烹饪,她再次庆幸自己来到了这个水疗宾馆。手上能有
一本书就再好不过了。她动了喝点酒的念头,这可不像她,一个讨
厌酒味儿的人。而且,喝了酒的人乐呵呵的,她也不太喜欢,那种自
娱自乐的样子有点怪怪的。但是,对酒的反感有时也会让她懊悔,

而这天晚上她之所以动心,可能是想着应该有某种仪式,或者觉得这是在演戏。不过,这一路的奔波已经足够让她精神恍惚了,她觉得还是喝水就好了。

她放下刀叉的时候,老夫妇正好在她桌旁停下来。“晚上好。”老妇人彬彬有礼又和蔼可亲地说,“我是杰克曼太太,这位是我先生。我们准备到会客厅去。你愿意跟我们过去一块儿喝咖啡吗?”

杰克曼太太对特蕾莎微笑着,这是有些老年妇女所特有的,容光焕发、几近安详的笑,杰克曼先生则殷勤有礼地点点头。特蕾莎琢磨着如何委婉地表示自己想睡觉了。然而,她刚才已经注意到,他们俩徒劳无功地想说服那个年轻点的男子陪他们一起去会客厅,他们渴望有人陪伴,实在是太显而易见了。她自己也很久无人陪伴了,或许这也促使她改变了主意。

“我先生已经去世了。”大家刚落座,她就这样说,好像要表明自己的身份。

“唉,真替你难过。”好心的太太眨眨眼,庄重而充满同情。她丈夫重新摆弄一下放在膝上的餐巾。“希望你不介意我多嘴问问,”杰克曼太太怯怯地试探道,似乎这个问题非问不可,“你有孩子吗?”

特蕾莎微微有点身处险境的感觉,她端详着壁炉架上花瓶里可爱的白花儿。她可以站起来,随便找个借口离开他们,可是,以她的身份,应该在社交场合里性情温顺才是。她抿了口咖啡。

“我的小女儿也去世了。”

“不会吧!”杰克曼太太一声惊叫,呆住了。她丈夫的皮质扶手椅嘎吱作响,仿佛在用自己的年迈和微微的厌世,传递着主人无以言表的怜悯。

杰克曼太太：“是生病吗？”

“是意外事故。”

杰克曼太太不再问了。她双目炯然，突然没有了岁月的痕迹，可见她会想象，非常生动地想象——不牢靠的楼梯、倒霉的汽车、性格乖戾的马。杰克曼先生沮丧而勉为其难地想笑一笑，这说明他曾经遭遇过不幸。人们通常认为，男人不会提及感情上的伤痛，甚至好像他们对自己的伤痛无话可说。那个特定的脚本出现的时候，他们依然在等待。平心而论，妈妈去世之后，特蕾莎也对言语产生了某种不信任。关乎痛苦，谁有什么可说的呢？能说什么呢？

他们每年都来水疗宾馆治疗，杰克曼太太解释道，她很能干地承担起继续聊下去的责任。她还进一步说明，他们不赞同节制饮食，所以没有用这里的节食餐。大家都稍微放松了。杰克曼夫妇想知道，特蕾莎是不是头一回到这里来，他们保证她会喜欢上哈罗盖特的。这里非常安静，而且对风湿病很有好处。这里的健身活动不错，还能在溪谷公园和荒野上度过很多愉快的时光。有益健康的空气让人食欲大增，他们成为贝蒂咖啡茶室的忠实顾客。他们太喜欢皇家土耳其浴场了，里面的设施真是齐全。壁炉火光的映照下，他们满面红光，好像返老还童了。

“我们都试过了。”杰克曼先生认真地说。

“那里的土耳其浴池套间是最棒的。”他太太强调，“从那儿出来，就像个婴儿似的，清清爽爽，又有点迷迷糊糊的。你一定要跟我们一起去看。”

“好啊。”接受水疗，自我放纵一下，这个选择也不是没有吸引力。疗养，真是个可爱的词儿：低声细语，鸽灰色般柔和，体面得很，同时也浸泡在疗养院的浪漫里。多好啊，能懒洋洋地躺着，享受悉



心的照料。

“那咱们可说好了。你准备喝这里的温泉水吗？”

“我想会的吧。”

“那味儿可冲了。”杰克曼先生主动告诉她，“像臭鸡蛋似的，或者是火药。当然，我没尝过火药。”

“有点儿咸。不过如果你咬紧牙关，是会习惯的。让别人关怀照顾着，感觉不错，”杰克曼太太最后说，“这是毫无疑问的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特蕾莎准备回房间休息，走到楼梯口的时候，只见晚餐时见过的那位形单影只的男子正一边想着事儿，一边经过宾馆门口慢慢走进来，好像刚刚悠闲自在地散步回来。他喜欢沉思遐想吗？当然了，想象着一个男人富有诗意，于是就信任他，这可能是个错误。然而，她还是抬起手，不是有意识的动作，更多的是本能反应。他很自然地也向她招招手。他看上去面善，深深的眼窝里一双眼睛似乎是褐色的。与他目光相接之际，她一下子伸出手来，握住楼梯的扶手。那是悄悄袭来的疲倦。她太累了。



她要给丈夫写信，不能再拖延了。

他还好好地活着呢，跟她刚才说的恰恰相反。隐藏自己的真面目还是有道理的，尽管大家通常不会承认。模仿大冰山是谨慎之举——露在外面的自我只有一丁点，剩下的那部分像巨人一样在水面下潜行。

她一把抓起钢笔，心中泛起刺痛。多么渴望能像以前那样，挥洒自如，笔下的字句就像飞刀一样闪烁。忙着写作的时候，她总是

头脑清醒。也许像个孩子,有点冒失放肆,但总的来说是恰如其分的,所以也能得逞。然而,这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。总是在她书桌下面的彼得不在这儿:空气中没有轻微的硬毛小猎犬气味,脚下没有小狗懒洋洋、圆滚滚的身子给她暖脚。手中的笔摆好姿势,就像一个站在房门口的人,忘了要来干什么。有好几个小时了,脑子里一直在拼凑字句,想写一封信,但是徒劳无功。现在,她不敢贸然动笔,感觉有必要把可能形成这封信的内容,先轻声说出来,看行不行。

亲爱的:

请一定原谅我上回贸然写下的纸条。我当时有点过分激动。你知道我最近状态不好。医生也肯定会让我来疗养,然后我就会没事了。我们相聚的念想支撑着我。你必须明白这点,亲爱的。

不行,全都不对劲儿。就是这种讨厌的无能为力的感觉,让那本令人苦恼的书搁浅了,还彻底腐蚀了她的下笔能力。



英格兰北部,舒适的床,可是睡眠拒绝让她在此沉入梦乡,脑子里依然思绪万千。想深呼吸却很难做到,根据以往经验,这就是夜里睡不好的预兆了。除此之外,还有大难临头的潜在威胁。大脑最需要休息的时候却无法歇息,抗拒着睡眠的抚慰,这真是残忍的诅咒。假如是这样,那就不会有怜悯,也绝不会藏身之地。

第三天

“对不起，太太，把您吵醒了。”客房女服务员虽然轻声细语，但语气毫不含糊，“需要拉开窗帘，把壁炉点着吗？”

“哦，谢谢了。很晚了吗？”她用胳膊肘支起身子，白昼刺眼的光让她眯起了眼睛。特蕾莎睡了一觉——睡得很踏实。这可是出乎意料，她体会着充分休息之后，头脑轻松而有活力的感觉。想起头天夜里的忐忑不安，她觉得这会儿焕然一新，感觉好多了。

“十点了，太太。”

睡了个懒觉！昨天晚上才穿上身的新睡袍，有一股清新的法兰绒香味。这好闻的味道，还有睡眠给她注入的活力，让一切都笼罩着希望的光环，像过圣诞节似的。

服务员虽说长得不算漂亮，可年纪轻轻，亭亭玉立，偏深色的金

发裹在无檐帽里。在她这个年纪，哪怕眼圈微微有点黑也没关系，疲惫还能暂添姿色呢。她的双眼没有直接看着特蕾莎，却明显地关注着她。一双敏锐的眼睛。善于观察，未必是理想的用人。有时，还是宁愿他们不要事事留意。

“想看报纸吗，太太？”

她的语气是不是有点紧张？特蕾莎还没有准备好去面对这大千世界呢。“不，我不想看。谢谢了。”

“您的早餐呢，太太——是下楼用餐，还是想在这里？”

她眼前浮现出宾馆里刚醒来的客人集中在餐厅，懒散、充满好奇心的样子。“在这儿吧。我在这里用早餐。”她的想象力转移到香肠、黑布丁上，一顿丰盛的早餐。可既然决定节制饮食，昨天晚餐又吃得那么好，她应该谨慎一点。“清淡一点的？”

“减肥餐吗？双层烤面包和葡萄柚可以吗，太太？”

她接受了，挺不情愿的。

早餐在床上用的，可她头脑一片空白，然后慢吞吞地简单洗漱装扮了一番。现在敢往镜子里瞧一眼了，镜中不折不扣的真相还不至于让她不开心。好好睡了一觉，她看起来清爽平静。她联想起河水里白白的卵石，达特河¹里的卵石。然而，愉悦的心情平添了一丝烦恼，因为还要穿上那身旧衣服：绿色的针织套衫，灰色的弹力针织裙子，灰色的开襟羊毛外套，灰色的丝绒帽。穿得这样无精打采，真是太糟糕了。她必须着手买新衣服。还有书！可今天是星期天呢，还是耐着性子吧。

马上就要出门了，她留意到还放在写字台上的信纸，想起那封尚未落笔的信。站在窗前，她默默寻找着差强人意的词语。

亲爱的……

她放弃了努力。壁炉一边的炉火依然炽热，她把信纸丢进去，然后用拨火棍拨弄着，确保信纸全部烧成灰烬。安顿下来之后，会有时间写信的，不是吗？头天夜里已经有些感觉的肩痛，这会儿不可阻挡地扩散了，让人不得安宁。是神经炎吗？



朴实整齐的石砌排房，真让人着迷。特蕾莎想象着，凛冽而又清爽的空气净化了她的肺。蔚蓝的天空，柔和的阳光。云彩那么温和，简直像是从儿童读物的插图里飘出来的。哈罗盖特小镇绝对是个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好地方，连这儿的时间都似乎特别流畅，一点儿都不费劲。经过一座教堂，大门像鲜血一样深红，看上去格外肃穆，她估摸着这儿应该离贝蒂茶屋不远了。

冷不丁地，教堂边上一个怪兽型滴水嘴映入眼帘，好像从魔术箱里弹出来的小丑。一个傲气的男孩模样的石像，卑鄙无礼地盯着她，色眯眯的。

或者看上去是色眯眯的。她呆呆地站在那儿，傻了一样，吓得心里扑腾直跳。太阳钻进云层，神圣的建筑笼罩在浓重的寒气里。红色的门，伴随偏头疼的节奏在颤动。不要紧，特蕾莎安然无恙。

附近有棵山毛榉，过了片刻，她走过去靠在树上。这当然不过是一尊石刻雕像，完全没有恶意，而她却受到惊吓，做出这样的反应，太过分了。唯一的解释是，滴水嘴怪兽总会让她惴惴不安。怪兽有魔鬼一样的矮小身体，似乎随时会摆脱束缚，像疯狂的猛禽，从



空中瞄着精神紧张的人贪婪地猛扑下来。幸好有身边这棵树，这让她想起了阿什菲尔德²花园里那棵山毛榉。

云散了，一名年轻女子脚步轻快地经过，手里甩着闪亮的银缎手袋——晚上欢宴的前奏或是余韵。接着，周围的一切恢复原状，回到富有弹性、无拘无束的时间里，在这个谁都不认识她的地方。

她试着说出声来：“四处游荡，不为爱所羁。”

一个高傲的男人走在她前面，穿着一身高雅的骑马服，听到她说的话，转过头来，扬起了眉毛。

贝蒂茶屋处处弥漫着英国人讲究礼仪的氛围。午餐过后，茶室很安静。特蕾莎的心境几乎平稳如初，她要了个单人桌。侍应生长得高大清瘦，服务周到又不唐突，很合她的心意。弹钢琴的把查尔斯顿舞曲³弹得无精打采的，也不知是不熟练，还是不肯强作欢颜。

特蕾莎一边抿着用纯白茶具盛着的上好的淡褐色茶，一边吃午餐。让人心情舒缓的南瓜汤，质量上乘的烤牛肉三明治。沉甸甸的银刀具与盘子之间，可以稳稳当当地放一本书，可是没有书，真是太遗憾了。这里菜的分量不大，每上一道菜，她就觉得能吃完，还问问自己接着该点什么。她与贪吃的本能稍稍斗争了一下，最后还是点了带果脯的松饼。假如说她时时都需要吃点儿好的，现在可不是苛刻自己的时候。体重不是已经减轻很多了吗？她最后点了咖啡，喝下后顿时心跳加快。



皇家土耳其浴场富丽堂皇，是有穹顶的宫殿式建筑，四边有塔楼，还有带翼狮子做警卫。她挺起胸，走进浴场。